

陝西

郡國利病書

卷五九至六一



郡國利病書卷五十九

臨洮

洪武二年大將軍徐達進兵克秦隴乃遣馮勝統諸衛

進征臨洮李思齊窮迫遂以城降顧時載德各將本部

兵征蘭州克之 殘元王保子自甘肅以兵來襲蘭州

奄至城下守將指揮張溫擊却之。大將軍帥諸將西

征吐蕃克河州詔諭吐蕃元帥何鎖南普追元豫王至

西黃河底里松林殺阿撒禿子於河州

四年議征沙漠以宋國公馮勝為征西將軍傅友德陳

德為副出臨洮攻甘肅





五年鄧愈沐英等至西番分兵為三道併力齊入番部

川藏覆其巢穴窮至崑崙山斬首不可勝計俘男

三十一年三月肅王自甘肅移蘭州前以甘肅兵變不

弘治十五年兵備副使高顯守備揚佑統兵嚴番夷鎖

南温古六夫加敗之

正德九年命總制都御史彭澤逐北虜虜住牧西海澤

帥萬人十年套虜深入掠臨洮等處總制都御史鄧章調官軍

不能御

十三年虜復潛入臨洮

嘉靖四年設欽差戶部郎中住蘭州督理甘固邊儲自

姜志德始先是正德五年御史潘倣建言添設戶部員

民郎中胡宗明題

八年洮岷番侵臨洮總制尚書王瓊遣鎮守都督劉文

等進兵擊破之

十八年設臨鞏兵備道 勅命按察司官駐蘭州整飭

軍務

二十一年春正月北虜潛入蘭州大肆搶掠

萬曆三年西羌劄着他等入犯郡境殺掠人民固鎮總

兵孫國臣統兵分五路由舊洮門入剽大城之洮郡推



君臣和... 卷三十一  
稷監軍斬首二百四十餘級燒死男女數百奪獲夷器輜重三千有奇

十八年七月十三日虜酋大落赤由河境入犯臨洮臨

鞏兵備僉事郭宗賢固鎮總兵劉承嗣督蘭州遊擊孟

孝臣兵馬大戰於和政驛敗之斬首十餘級火酋次子把罕兔長婿拜言他卜

囊供中砲死於陣十五日郡四郊皆虜道路堵塞人心危懼

孝臣自改河願兵潛至南川下營賊勢稍解 十六日

遊擊劉子都搜虜至十九原虜自河西紅道路潛入子

都遇戰奮擊賊勢大衆力屈而死 十八日臨洮知府

岳維華分遣民兵相機擊虜斬首五十餘級先是賊方

調度守城旦暮登堦不辭勞瘁傳檄虜屯營朱家山二

攻擊境內可保無虞者皆維華力也

十七日總兵劉承嗣督叅將鄧鳳遊擊孟孝臣郭有光

等提請固延寧四處兵馬與賊大戰時秋雨霑霖決

旬日不止盔甲弓箭俱濕我兵不得騁賊乘勢大舉承

嗣遂敗績是時死於陣者指揮李如玉千虜追承嗣

甚急孝臣死救入營得免 火酋始入犯甚任逞兵無

紀律我兵零星堵剿遂至郭麻灘遂失勢覓去路不得

先歿弱虜折各柞口奔出留精兵尾後至八月初二日

盡出境奪獲原掠男女一百六十名口牛羊器物有萬計

十九年正月火酋部落潛住莽刺之南山固鎮總兵尤

繼先統領蕃漢官兵擊嚴之大創賊兵斬首一百四十二顆 七

陝西 卷五十九



月陝西巡撫都御史葉夢熊防秋駐臨洮自此歲初移

鎮臨洮冬初回省

二十一年移陝西參將彭振雲領兵防範臨洮未幾改

副總兵

二十三年改副總兵為臨洮鎮以五府都督守之設坐營都司一員千把總官六

負募兵一千五百甘涼等操兵馬并降夷俱入營伍

二十四年正月毘着寺酋糾合真相寺酋假搶番窺視

內地兵備僉事張棟會同臨鎮總兵官劉綬遣大兵入

剿賊迎敵我兵全勝追至巢穴虜復大潰餘奔逃斬首

二十有奇生擒八名獲頭蓄一萬八千有奇

二十六年三月虜酋着力兔等任牧松山緣我兵收降

勦斬數多議欲讎犯兵備副使張棟會同臨鎮總兵官

陳霞詞人兵分五路堵勦至六箇井大破之迄四月

逐虜遠遁斬首六十一顆收獲馬駝牛羊輜重器械無算四月虜復寇烏蘭兵

備副使張棟遣蘭河二營兵馬由

山子渡河追襲虜大敗自是虜不敢窺松山斬首二顆生擒一名

奪獲夷器甚多五月虜沙害海牙等率眾自大岔口歸降棟收

之發臨蘭二營給月糧馬匹聽操遣男婦二百名口馬駝牛羊毳幕甚多

十一月提督尚書李汶陝西巡撫賈待問以松虜遠遁

檄臨鞏兵備副使荆州俊議處恢復自成祖受降城界河套



尚無虜松山皆為內也至成化初素勝地一失虜套松  
 山盡為虜有迄慶曆間疑市既啟着刀兔宰僧阿赤兔  
 茅首盤據松山等處於是蘭靖每被茶毒涼內地三十三  
 彼且呼朋引類捨漢掠苗甫一登高盡窺內地三十三  
 年奉檄遣兵深入松山追殺松虜賊首酋於己未之夏  
 鹹永首於己未之秋丁酋冬則破羊川之犯成春遂  
 伐西寧之謀所以着羊之酋知西海不能渡松山不能  
 守旋遁沙磧適賀蘭而松山復為中國有矣乃議恢復  
 十二月遣臨洮府同知馮恂蘭營遊擊閻達時帶領兵  
 馬自金城關由大岔口出塞踏勘雙墩子紅水芦塘等  
 處議築長邊恂等勘得雙墩子以東至紅水河四十里  
 有土可以築牆紅水河以東三十里俱石  
 山無土不堪挑築應砌石牆或築牆或挑濠各相便宜  
 至索橋三十里川險間斷或築牆或挑濠各相便宜  
 二十七年正月虜聚眾屯任團北山窺伺內地臨翠兵  
 備副使荊州俊遣河營副總兵周國柱統兵擊敗之斬首

十五顆生擒二名套獲達馬 二月提督李汶會同陝  
 西巡撫賈待問甘肅巡撫徐三畏臨鎮總兵官孫仁兵  
 備副使荊州俊等親詣松山條議修築分工舉役選各

營精銳兵馬設伏要害去處隄防虜擾河東自永安堡  
 索橋起修芦塘  
 川等城三座補修芦塘河大城一座至雙墩團莊分界  
 河西自泗水堡修造王門兒等城三座補修沙營城  
 一座至雙墩團莊分界 兵備副使荊州俊據蘭營堡遣  
 哨丁真夷往松山蘆塘巡哨遇虜對敵勝之斬首二十  
 三級擒獲

婦女 設五將領兵馬糧芻以備分守自永太川以東  
 設芦塘泰將一

員小芦塘操守一員隸靖虜道永太川以西設紅水遊  
 擊一員中軍一員把總二員坐堡一員馬步兵一員各  
 五眼井操守一員坐堡一員馬步兵一員各 三月  
 於蘭州衛分墩糧俱隨原衛關支隸臨鞏道

邦國 陝西 鞏道



副使荆州俊調集兵馬搜剽虜首遺孽松山犁朕一空  
恐虜首窺伺督發臨蘭二營內丁降夷晝行夜伏直抵青羊水剽除萌孽斬首二十餘級松山自此始空

四月虜首潛入松山擾葉謀奪故巢副使荆州俊發兵  
伏黃沙掌嚴擊敗之追至中衛虜太斬首七顆奪獲連馬一匹甲二副

五月虜精兵住杭那將糾眾渡河侵犯內境州俊遣哨  
丁雇彥明等伏和尚坪俟虜半渡齊出撲射敗之斬首二級

人馬被射溺死者甚多虜賊潛至靈迺山搶掠番漢牧放牛羊荆  
州俊遣兵由藏山對敵三次大破之斬首二級

二十八年正月副使荆州俊招降達番川藏六卜等千  
餘名火酋覺發兵來奪州俊隨遣官兵迎護降番遇虜

連戰大勝虜被靡遠退直至交子岡斬首十三月州

修建弘濟橋於國子洧以濟緩急蕭興河田屯子洧通

洧河水勢洶湧不可渡彼此策應必由臨洧洧緩急不勝

相濟當事者告之遂檄通判徐有登督修浮橋於此計  
洧四十一丈船十一隻六月總督李文檄叅政荆州俊加修紅水

三眼井二堡

二十九年二月荆州俊計處松山善後事宜先是紅水

因橋邊衝要改守備為遊擊增兵馬又以城池窄狹  
復自旧城東西南三面展修新城一百四十九丈云

五月火永等首結好率眾占據莽担收番用圖報復

兵始歷境荆州俊檄將領設伏兵勝之斬首三十四級

匹夷具千  
五百有奇



三年十月正月參政荊州俊以番虜時羅台失尋率眾歸

附收之遣河營參將姚德明出境巡視至却邊界口時羅台失等男婦一千七百六十五名携馬牛

降虜土滅恰等侵掠河境州俊發番漢官兵至古尔

半大破之斬首五十有五生擒七獲牛二月荊州俊

遣哨丁真夷兵偵虜至卜浪五都兒遇敵勝之斬首四獲達馬

一百三十有奇酋子揣庫兒寇逼河境州俊遣番兵哈番

板等擊破之斬首二十獲達馬二八月虜屯據松山之

北總督李文汶檄洮固二總兵由蘆塘出邊搗巢賊大創

斬首二十一獲連馬四十三匹八月至十月州俊收紅水等處降夷兵

八起男婦百七九月真相台吉等酋提兵謀雪土滅

恰讐州俊協同總兵官孫仁議遣諸營兵至節子岡大

戰獲全勝斬首二百十三獲達馬百十月虜尚窺伺

內地州俊遣官兵巡哨至沙窩遇戰勝之餘孽北遁斬首

三獲達馬一匹夷具甚多十一月西羗六丑力節等作乱臨鎮總

兵官孫仁督兵由宕昌五路進剿大破之仁即先年固鎮總兵官孫

國臣子羗人前後為逆孫父子相繼剿之斬首二百五十餘級奪獲夷具四千并燔其族十二月

火酋部落從沙海過水橋住達子州謀犯河州之俊遣

官兵破於隴羊硖斬首四獲達馬其甚多

二十一年五月總督李文汶巡撫碩其志上疏議修老帟

城改為永泰城時綠松疆新復沿邊千里所設墩堡無

邠國刊寫書 卷五 陝西



統轄蘆塘 六月撤移蘭州恭將寺官於新疆駐蹕初

恭將兵馬 州諸營堡原以備禦松虜既有新

蘭州恭將併完家寺堡操守於新疆城堡更於城以南

築小堡二一名鎮虜一名堡守定 八月虜窺空紅水新

添設墩臺二十餘座撥兵守撥 邊州後遣兵堵剿於白墩子餘虜驚奔

一隻奪夷 冬虜眾躡冰南犯州後會同總兵孫仁遣

具甚多 駢騎相機拒剿至把撤寺川火攻破之

甚多時火酋小增擺 斬首二十七獲達

死他小囊死于陣 馬二匹奪夷具

三十三年七月屬番板只殺千戶張燧巡撫顧其志會

軍門李文檄恭將姚德明勒兵向狀得三渠魁仍還所

掠以番俗罰九之遂平 八月荊州俊因事揆策復立

番站以通道路 高州至歸德 國初設站者六日三

番官一員如腹裡也明荒服固執之義聯遠人携二之

便非因措办于番也明荒服固執之義聯遠人携二之

心萬曆二十年總兵尤繼先統兵西征以軍褒買界番

馬通逆自是番疲于力併廢其駟而道為之不通頃

國控哈之變州俊多方籌策查照原設駟遞如三岔寺

站仍舊復立每站各選番官一員各軍五名各馬八匹

梗化亦無 水利 狄道縣唐古泉水由清水渠至番城灌田地二百餘頃

洮河水由深溝見至郡城西灌田園百餘頃年久淤塞

萬曆乙巳知縣閻士望疏通之 三岔河水至野門口灌田地百餘頃

三岔河水至野門口灌田地百餘頃



柳林澇水由好水澇至洮河灌田地一頃二十五畝  
 合水澇水至康家崖灌田地一頃五十畝  
 新店子澇水至稅家灣灌田地一百頃  
 大石浦澇水由古城至洮河灌田地八十餘畝  
 牛頭澇水至朱家澇灌田地三十畝  
 安家河澇水至李家灣灌田地五十畝  
 中鋪澇水由蔣家山根至灌口灌田地二十頃  
 蘭州阿千水自分水嶺分為二南流金縣為浩尾河北  
 流蘭州為阿千河由西園引至城內灌阿千等里田園  
 九十九頃一十一畝

五泉水自皋蘭山下至南園灌田園二十五頃五十六  
 畝  
 黃峪澇水在州西七里筍羅澇水在州西南六里金澇  
 水在州西二十里東柳澇水在州東三十里西柳澇水  
 在州西五十里五澇灌溉所資不同共計田地三百餘  
 頃  
 崔家壩教場後壩皆東西二川所資水利於黃河者灌  
 田園二百餘頃

金縣馬家澇水灌田地一十餘頃  
 小龕峪水灌田地九十餘畝



宮溝水分流馬家溝由常川入城灌田園一頃  
 河州老鴉山水至九眼泉有古蹟渠成化癸卯守備  
 康永開埧百五十里灌田地一千頃年久湮廢隆慶間  
 叅將張翼知州聶守中仍疏通之萬曆壬辰知州耿德  
 相勢新開長渠一道自焦家壩北折入九眼泉三十里  
 灌溉仍故章復浚之後官渠壩口多衝壞萬曆壬寅知  
 州陳文焯相勢新開長渠一道自焦家壩北折入九眼  
 泉三十里灌溉仍故  
 漫灣渠水永樂間都督劉釗創開萬曆癸卯知州陳文  
 焯復浚灌田地一百頃

礦洞

蘭州北二百五十里松山之南礦爐三十座

窑冶

狄道縣瓦窑十座 鑄瀉爐四座

蘭州磁窑三十四座 瓦窑十座 鑄瀉爐一座

金縣磁窑二座 瓦窑 鑄瀉爐一座

河州磁窑七座 瓦窑十一座 鑄瀉爐三座

茶馬

地畝

成化改元兵部以馬政議行屯田於濱邊衛所每地一



頃歲徵銀一錢以備買馬之用名曰地畝

椿頭

成化丁酉以所給戰馬倒折係在家者奏准在外各邊  
照京營馬隊官軍事例馬主山椿頭銀兩則次以罰調  
養失宜及走失被盜者名曰椿頭 係都指揮者出銀  
三兩 係指揮者出銀二兩五錢 係千百戶鎮撫者  
出銀二兩 係旗軍者出銀一兩五錢 係走失被盜  
者各加銀五錢

朋合

成化丁酉以所給戰馬倒折係在陣者奏准在外各邊

照京營馬隊官軍事例每歲以個月為率各出朋合  
銀兩則次以備置買戰死馬匹每月都指揮指揮一錢  
千百戶鎮撫七分旗軍五分名曰朋合

收領

先是地畝椿頭朋合銀兩歛於無事之日類解陝西行  
太僕寺收貯以備原衛所官軍買馬之拖欠則催徵告  
領則覈給嘉靖己丑總督王瓊奏請各衛自行收支節  
省冗費後因衛所作弊至癸己歲巡茶御史郭圻仍令  
解貯本寺如遇買補必須呈報茶院批行該道勘寔方  
許給領如拖欠三年以上者雖有銀兩不准給發若積



則雖多亦不准別衛借用尔來衛所徵解多不及時弊且滋生萬曆甲辰巡茶御史之學遷按洮清查嚴督其地畝等銀不時徵解如期而收領之弊實且盡息矣

疆域

河境原近西海番虜環據洪武丙辰征虜將軍鄧愈窮追番部至崑崙山道路疏通奏設必里衛分二十一族頒降金牌二十一面為符納馬永樂丙戌成都指揮劉釗奏立守禦千戶設屯十一處成化以來黑章哂等族移帳侵擾屯寨阻寨道路累嘗撫化而叛服不常正德初虜酋亦卜刺等部落潛據西海河洮二衛屬番大羅其

害失其故土侵逼漢疆遂設河州茶馬司額設大使一員監收官一員 歲用茶 每歲用茶易馬賞番等項共五萬一千二百匹有奇 歲中馬 每歲中馬原額年例一千五百四十分給各鎮官軍騎征餘者發牧作種 萬曆戊子後因庫有積茶番有餘馬節次增中河州增至三千四百五十五匹歲計一萬二千餘匹至庚子歲巡茶御史畢三才因馬增多 歲給馬延寧引茶缺少題准每歲額定三千四十匹 輪流一千三百匹固原七百五十匹蘭州歸德景古等營三百七十匹河州營五十匹花馬寺九十五匹

納馬番族

河州亂藏族



老鴉族

弘化族

珍珠族

靈藏族

加哂族

西番州族

達子州族

攪覺族

白章哂族

令下哂族

剗哈族

子剛巴族

羅思曩刺族

龍卜族

保安站族

思拜思族

朶工族

列思巴族

隻逢族

引劄因族



嘿達子族

英雄族

撒刺族

邊多族

火藍族

拾藏族

鉄巴族

朵藏族

川藏族

着亦哂族

思囊哂色納族

哂泥族

青寺尔族

龍瓦尔族

朵日族

果尔族

阿思工族

汪束族

川撒尔族

火安族

郡國利病書

卷

陝西

五



巴哈族

吉巴族

乞台族

火爾藏族

吉哂族

羌刺族

遠竹族

沙藏族

夢兒加族

便哈族

乞加加族

失加右族

牙卜滅六族

朶加爾加族

冲不鳶單族

稅課

蘭州稅課局帶收甘州官茶先是因甘肅孤懸河外原  
非行茶地方亦無招中事規嘉靖癸亥巡茶鮑御史看  
得該鎮番俗頗多比照洮河西寧事例題准於甘州建  
設茶司因商人苦于運拽調停折中收貯蘭州自隆慶



庚午歲起將洮河西寧三茶司商人擇其節年完茶數多者各給甘州茶一引運至蘭州稅課局帶收其應易馬者遞運甘州應給商者令木商運至西寧等處貨賣則商有一半脚力之省稱兩便矣近來官司及拽運漸起弊端商頗稱累萬曆甲辰巡茶御史學遷按洮檄該局收納不得留難仍緝脚力沿途竊茶者重治之商頌在道

堡寨

狄道縣所轄民堡六座

鄭家堡

漆家堡  
 沙泥堡  
 駱家堡  
 楊家堡  
 康家堡  
 臨洮衛所轄民堡五座

官堡

高崖堡

何家堡

慶平堡



銅錢山堡

渭源縣所轄民堡四座

馬家堡

耿家堡

王家堡

南川官堡

蘭州舊轄民堡八座

桑園兒堡

紫家臺堡

達家臺堡

張家灣堡

黃峪溝堡

八盤堡

何千鎮堡

小馬蓮灘堡

蘭州衛舊轄堡一十六座

把石溝堡

竹字川堡

西古城堡

積灘堡



馬家灣堡

安寧堡

十里店堡

東崗鎮堡

夏官營堡

東古城堡

柳海店堡

朱典營堡

石頭海堡

甘草店堡

三角鎮堡

茨坪劉家堡

中護衛所轄堡六座

鹽場堡

一條城堡

買子堡

秦旗營

佃子川堡

張家堡

新疆



紅水河堡在州北五百四十里周圍一百二十丈高三丈一尺濶二丈壕深一丈五尺濶稱之內設遊擊中軍公署各一所經過公館一所倉場各一處關王廟宇一所營房俱全後因改將增兵復議舊堡三面接築新城一百四十九丈角臺樓鋪門洞全雙條耕牧團庄一處三眼井堡在州北五百里城池高濶如紅水內設操守公署一所經過公館一所關王廟宇一處營房倉廩全以上二堡萬曆二十七年兵備副使荊州俊創建

永泰城在松山紅水迤南一百二十里周圍四百八十八丈高四丈濶三尺內設副總兵一員千把總官五員馬

步軍二百名倉場各一處倉官一員  
堡定堡在天池水永泰迤南一百五十里周圍一百六十丈高三丈五尺濶二丈五尺內設操守官一員馬步軍一百五十名

鎮虜堡在滾巴川保定迤南一百二十里周圍高濶

丈尺額設官軍名數與保定同  
按此一城二堡草創未及萬曆三十二年總督李汝會巡撫顧其志議奏添設蓋謂紅三二堡去蘭甚遠城孤援寡自是度程途察險夷建立三城與紅山相唇齒而副提兵統轄蘆塘等處勢若列星便若臂指倘一有事自不患彼此非輔車也

### 金縣所轄民堡八座

清水堡

定遠堡

宋家堡

魏家堡

邵家堡

龕谷寨堡

竇家堡

上劉家堡

河州所轄民堡十一座

和政堡

定羌堡

銀川堡

長寧堡

俺歌堡

韓家堡

尹家堡

吹麻堡

黑石山堡

馬陵山堡

紅土坡堡

河州參將營下所轄堡十座



大通堡

党家堡

弘花堡

龍濟堡

景古城堡

馬家灘堡

雙城堡

吹麻堡

千觀臺堡

陡石關堡

河州衛所轄寨四座

十里屯寨

水泉坪寨

安遠坡寨

古城寨

歸德遊擊所轄堡一座 寨六座

歸德堡

周鑑寨

王源寨

劉慶寨

李釗寨

康泰寨

楊舊寨

保安操守所轄堡一座 保安站堡

新修起臺堡大城一座周圍一百六十二丈闕城三面一百丈高三丈五尺濶二丈五尺內設守備中軍公署各一所過往公館一所闕王廟一所營房俱全萬曆二十九年兵備右叅政荅政荆州俊創建

關隘

狄道縣關一座

摩雲嶺關在縣北一百五十里

蘭州關一座

金城關在城北二里黃河北岸宋紹興四年置據河山之險以為固 國朝景泰間守備李進鑿石重建萬曆二十五年兵備副使張棟易土為磚有記

河河關二十四座

洪武年間設每關官一員軍五十名守把一年一換

積石關在州西百二十里

乜藏關在州西七十里

老鴉關在州西九十里



土門關在州西九十里

槐樹關在州南七十里

殺馬關在州南八十里

陡石關在州南八十里

崔家碛關在州

樊家碛關在州

五臺關在州

已上三關  
本志無

西山小路山口在州西九十里

紅崖子山口在州西七十里

莫泥瀉山口在州西七十里

石嘴兒山口在州西九十里

朶只巴山口在州西七十里

舡板嶺山口在州南六十里

西兒腦山口在州西九十里

喬家岔山口在州南八十里

雅塘關

本志無

恩巴思山口在州西七十里

大馬家灘山口在州南一百七十里

小馬家灘山口在州南一百四十里

麻山、口在州南九十里

僚隴關在州南二百里

塞垣

蘭州叅將所轄邊牆四道

河南大邊一道東自靖虜衛大狼濟起至迤西沈骨硤止通長四百餘里

河北邊牆一道自鹽場堡起至沙岡墩止長五千六百二十丈

桑園兒小邊齊峴口起至小水河止長四百五十丈

桑園兒築砌邊牆共長七百一十三丈

紅水遊擊所管邊牆一道

新邊自蘆塘交界永泰州起至迤西扒沙交界雙墩子止通長九十里

河州叅將所管邊牆四道

大通河邊牆一道自大通河起至迭遜濟止通長八十里

河北大通堡邊牆一道長二百九十丈

河南大夏河邊牆一道長一百四十丈

石砌鶯窩硤邊牆一道長二十五丈

烽燧

蘭州叅將營所轄墩臺一十七座



堠子山墩

古城角墩

高嶺兒墩

烟洞溝墩

峰臺山墩

一谿峴墩

定火城墩

老鶴窩墩

黑礪洞墩

三十六盤墩

看泉山墩

彬草山墩

石山墩

土人川墩

望遠山墩

羊角山墩

滾滾巴川墩

庄營二處

野狐橋團庄

猴子山營房

陝西

陝西

蘭州衛所轄墩臺二十七座

黑石頭之墩

白虎山之墩

鎮寧墩

東岡鎮墩

沙崗墩

齊峴口墩

竇家崖墩

鷄爪山墩

上碾堡墩

結家嘴墩

第三都墩

閻家坪墩

扎馬臺墩

古浮橋墩

深溝兒墩

土圈山墩

黃土坪墩

狼兒山墩

卧龍川墩



車道嶺墩

密不老墩

水泉兒墩

安家山墩

崖家崖墩

青石嘴墩

高山墩

橫嶺墩

中護衛所轄墩臺四座

魯谷兒墩

王信海墩

尖山兒墩

西坪墩

紅水遊擊營所轄墩臺三十一座

永大墩

青石嘴墩

大山墩

亂山墩

麻黃墩

沙梁墩

城東墩

城南墩

城北墩

西界墩

黑石墩

平川墩

鎮虜墩

平虜墩

城南墩

城北墩

舊古墩

板井墩

威遠墩

清邊墩

鹹井墩

騷狐墩

三山墩

八字山墩

靖虜川山墩

頑石山墩



駱駝山墩

龍頭山墩

鎖寒山墩

平川墩

滅胡墩

營房二處

騷狐泉營房

鎖寒川營房

河州叅將營所轄墩臺七十座

乾海源墩

崔家源墩

小黑水墩

張百戶寨墩

船板嶺墩

乾海山墩

劉家山墩

安家山墩

孔家寺墩

青石山墩

朱家山墩

党家源墩

党家山墩

大通源墩

黑山石墩

勉哥山墩

小川山墩

飛山崖墩

黎哥山墩

苟家山墩

康家山墩

段家山墩

弘花寺墩

上沙子墩

下沙子墩

滿古都墩

火燒滄墩

哈唇墩

白路滄墩

川城兒墩

苦水泉墩

邦國刊馬書

卷五十九 陝西

三六



焦家山墩

党家山墩

高嘴山墩

韓家寺墩

雙城山墩

川撒山墩

節子凹墩

箭山嶺墩

旦隴坡預墩

果麻嶺墩

經廠嶺墩

酸茨石嶺墩

李子坡墩

打兜家墩

葱花嶺墩

石嘴嶺墩

山寨嶺墩

任家山墩

王尔山墩

石嘴嶺墩

邱家嶺墩

槐山嶺墩

火燒嶺墩

滅兒古山墩

的巴山墩

槐關嶺墩

白藏山墩

起臺墩

潘家嶺墩

栢楊中嶺

牛頭山墩

石嘴山墩

牛安山墩

柔柴凹墩

八陽山墩

老馬安山墩

陝藏山墩

青山墩

鹿場山墩

歸德遊擊營所轄墩臺十二座



山坡墩

官田墩

下馬廠墩

撤通山墩

寺角嘴墩

馬達墩

王屯寨墩

周屯寨墩

通小山墩

蘆子溝墩

元學士潘昂霄窮河源記

河源在吐番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或潦水沮洳散  
 渙方可七八十里且泥弱不勝人迹近觀弗克傍立高  
 山下視燦若列星以故名大墩腦兒譯言星宿海也料  
 流奔湍近五七里匯二渠澤名阿刺腦兒自西徂東連  
 屬吞噬廣輪馬行一日程迤邐東驚成川號赤賓河二  
 三日程水西南來名以里木合赤賓三四日程南來名  
 葱蘭又水東南來名里也木合流入赤賓其流浸大始  
 名黃河狀水清人可涉又一二日岐裂八九股名也孫  
 幹論譯言九渡通廣六七里馬亦可渡又四五日程水



渾濁土人抱革囊乘馬過之民聚部落糾集木餘象舟  
傳毛革以濟僅容二人繼是兩山岐東廣可一二里或  
半里深莫測矣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山也山腹至頂  
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六月見之自八九股  
朶甘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  
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山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  
消土人言遠年成冰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  
二十六日程河行崑崙南半日程既又四五日程至地  
名潤即及潤提二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哈刺別里赤兒  
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防崑崙迤西人簡少多

慶山南山皆不亨峻水亦散漫獸有犁牛野馬狼豹羆  
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之  
者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來名納隣哈刺譯言細黃河  
也又兩日程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北  
行轉西至崑崙北二日程地水過之北流少東又北流  
入河半月程至歸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事官府州  
隸州置司土番等處宣慰司所轄又四五日程至積石  
州即禹貢積石云

河州志烽墩二十一處

崖家原墩州西二里

郡國和病書

卷九

陝西

三



乾溝岩墩州西十里

小黑水山墩州西十五里

張家寨墩州西三十里

船坡墩州北四十里

白馬廟山墩州東五十里

紅崖子山墩州北二十里

安家山墩州東五十里

下胖哥山墩州東百里

劉家山墩州東北二十里

乾溝山墩州西北百二十里

孔家寺山墩州西北百五十里

青石山墩州北百五十里

朱家山墩州東北百五十里

党家山墩州北二百一十里

火通原墩州東北百五十里

黑臺山墩州東北二百七十里

梨哥山墩州北二百八十里

兔哥山墩州北二百八十里

小川山墩州東北二百九十里

党家原墩州北二百三十里

階州

斬賊關

舊名望賊在州北一百

七防關

州東北三百餘里距畧陽甚近川湖要路商賈

近被賊擾民去其鄉商不出途荒山僻徑劫掠公行

上下板橋

州西北三十里有軍守郭

柳壩

州西北三十里有軍守

米倉山堡

郭泰軍設有

中寨

州東北二百里有軍守

吊峪子

州西北一百三十里有軍守

大石河

與西禮盜出入之

邦國刑罰書

三六



大石山堡郭泰將築山高洛峻要害宜防

三岔口

黃楊坪

木竹坪

慈竹坪

以上四處皆在耿岔峪最深處昔年西番擄范同守未果此間多民地採樵所出州城並附近居民賴以舉火宜防

石關

州西十里郭泰將設軍守

兩水溝

州西三十里通西禮番盜出入之路有壤

石門橋

州西五十里西番惟上下打牙族利族最強盛隔岸烽火嶺為入犯佳事之路必經此橋宜防

石門溝

通西禮番盜出入之路有壤宜防

角弓峪

州西八十里通西禮番白鶴橋在角弓峪西

白鶴橋

州西一百二十里西固交界內犯傷官兵宜防

殺賊橋

州西一百二十里西固交界內犯傷官兵宜防

按階內

地凡各番及土賊茶徒礦狗出入之路各處

堡兵北

所守十減八九矣七防關責在巡檢豐泉山責

在防守

官大竹坪責在礦防官惟是火石河紅石庄大

水填鉄

甲山野馬河皆番民與西禮岷土番連界礦狗

盜賊之

義也平堪無險可守惟有嚴編保甲擇地方

不時稽

查以清窟穴此巡捕官所宜每飯不忘者也

夫關隘以詰奸而堡寨以收保此亦官政所最急者近

多重邊堡而輕忽民堡殊不知虜乘間而入則不趨邊

堡而趨民堡矣避有備攻無備勿可輕也况今賊氣未

靖處之宜防使各堡編氓俱修防備守互相綢繆則長



城寧獨在邊防哉

險要雖以防番狀去郡漸遠礦盜茶徒狃夷亂民不時  
竊發其來去徑路宜紀之以備偵防

一路自角弓峪通西礼生番盜賊出入之路

一路大竹坪林壑險峻礦徒狃民往、竊據

一路自三岔口黃楊平通木竹慈竹或至城下昔年擄

守備范延武從此路入

一路自大石河乘其平曠無險恣意出沒以上入路不

惟人情偷惰推委奸詭通同市利故彼得出其不意時  
為地方大患耳若專有責成爰加約束防範偵探俾不  
目循債事則又司疆者之責也

礦賊

大金廠

小金廠

鮮々金家溝

龍窩子

大竹坪係成縣軍屯  
有防守官軍

豐泉山堡係礦賊入蜀要  
路有軍防守

狃賊

馬陳二姓每數十人挾妻子馬騾遷徙搶掠得財即去  
而各屯軍餘窩留分利最宜嚴禁



土番

土番上接岷下連西禮每以窩盜事發差捕則聚眾挺  
持拒敵即編立保甲庄頭終為難馴

軍餘

鎖地小川孱牛江等距州數百里每村以千百計往  
以窩礦窩狃為地方害隣近州縣以非轄難制階營又  
以鞭長不及有心地方者宜由意焉

卷終

郡國利病書卷六十

漢中府

水利

南鄭縣

廉水河堰

石梯堰

楊村堰

老村堰

紅花堰

黃土堰

石門堰

石子拜堰其山河馬嶺野羅鹿頭見褒城堰志蓋兩縣  
共利之也

褒城縣

山河堰在縣南長三百六十步橫截龍江中流而東遠  
資以溉田乃漢相國蕭河勅築為豐儲計曹參落成之  
古刻云巨石為主瑣石為輔橫以大木植以長椿列為  
井字蜀諸葛亮駐漢踵其蹟宋吳玠吳璘相繼修築至  
今利賴其下鱗次諸堰皆淵源於此  
金華堰縣東南六里乃山河堰水析流之總渠也

第三堰縣南五里乃龍江下流分東西兩渠南褒漢中  
共之者

高堰

舞珠堰

大斜堰

小斜堰

龍潭堰

馬湖堰

野羅堰

馬嶺堰



鹿頭堰

鐵爐堰

四股堰

流珠堰縣南八十里星浪噴迅勢若流珠亦蕭何所築也嘉靖二十八年堤岸傾圮用力寔艱邑監生歐奉禮相方度宜浚源導流編竹為籠寔之以石順置中流限以椿木胼胝數月方克畢工至今賴之

城固

楊填堰縣北一十五里出潛水河宋開國侯楊從義於河內填成此堰故名城固縣用水三分洋縣用水七分

五門堰縣西北二十五里出潛水河元至正間縣尹蒲庸以修築不堅改創石渠以通水利弘治門推官郝晟重開之俱有記

百丈堰縣西北三十里橫截潛水為堰闊百丈故名

高堰

盤蛇堰

橫渠堰

鄒公堰

承沙堰

倒柳堰

西小堰

上官堰

東兒堰

周公堰

沙平堰

東流堰

坪沙堰

西流堰

流沙堰

鵝兒堰

縣東北十里寶山之麓相傳二龍化鵝戲水堰

崩故名

洋縣

斜堰縣北五里堰若澆水下流歲苦衝崩萬曆十七年

知縣李用中以石條橫甃數丈許仍東開土之渠灌漑

資之

土門堰縣北十里

澆濱堰縣北一十五里堰水所給甚遠下有斷澗二歲

每為板槽引水值水橫發槽輒淪落田涸稿民甚苦之

萬曆十五年知縣李用中創石槽二極為完固始永濟

矣有碑記



芋溪堰

二郎堰

高原堰

三郎堰

西鄉縣

金洋堰在縣東武子山後有大渠一支分小渠二十有

五其名不具載

五渠堰

官渠堰

牛地堰

空渠堰

東龍溪堰

西龍溪堰

驚軍壩堰

洋溪河堰

高川河堰

高頭壩堰

長嶺岡堰

黃池塘堰

羅家坪堰

梭羅關塘堰

沔縣

馬家堰

石門堰

白崖堰

石燕子堰

天分堰

山河堰

金公堰

三岔東堰

三岔西堰

石刺塔堰

羅村堰

金泉東南四十五里源泉湧出灌田千餘頃

莫底泉東南四十里泉出不竭俗傳無底灌田百餘畝

寧羗州

七里堰州西七里嘉靖間知州李應元修溉田十餘頃

他近溪處所多有小堰

按築堰溉田為利最大厥工亦最艱歲出椿費歲動夫力苟無法以變通則利源反為害叢矣故議有謂



蓀箇之宜置也指築之宜堅也衝崩之宜稽也堰長之宜擇也夫冊宜清口宜

石而次序之

宜定也蓋箇置則椿可省築堅則堤無潰衝崩稽而補修有數乾沒者何所作其奸堰長擇而督率得人規避者何所施其巧夫冊綜以脩斯無偏苦之憂了洞口砌以石斯無盜挖之弊若上四下六之次序有定則上壩下壩之分顧各得所稱水利者信乎其為美利不涸之源流於不竭之瀦矣

茶課

西鄉縣二萬九千六百八斤五錢

何大復曰漢中之茶產於西鄉故謂盡茶地余問之不然西鄉茶地惟三里耳三里去縣又四百里經於豺虎寇盜之窟比以加賦其民晝夜治茶不休男廢耕女廢職而莫之能辨也於是乎有逋戶焉

甘泉

秦宣太后殺義渠王於甘泉

始皇二十七年作甘泉宮前殿

二十五年欲遊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

自九原塹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而行出

二世起林光宮從廣各五里

漢文帝三年帝如甘泉

十年冬行幸甘泉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

十四年匈奴入寇候騎至雍甘泉遣兵擊之出塞而還

武帝元朔四年冬行幸甘泉



元狩二年遣驃騎將軍霍去病擊匈奴得休屠王祭天  
金人祠甘泉以為天神主

五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菰根言  
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  
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  
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置酒壽宮壽神君神君  
最貴者太乙其佐曰大業司命之屬皆從之弗可得見  
間其言與人等音時去時來則風肅狀居室惟中  
時晝言狀常以夜天子被狀後入因巫為主人閑飲食  
所以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晝法其所語世俗之

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秘世莫知也

元鼎二年十一月上待方士李少君于甘泉宮

四年六月汾陰巫錦得大鼎於魏睢后土宮旁河東太  
守以聞天子使驗問巫得鼎無奸詐乃以禮祠迎鼎至  
甘泉從上行薦之宗廟及上帝藏於甘泉宮郡臣皆上  
壽賀

五年上幸甘泉立太乙祠壇所用祠具如雍一時而有加  
焉五帝壇環居其下四方地為馷食郡臣從者及北斗  
云十一月辛巳朔日冬至味爽天子始郊拜太乙朝  
日夕二月則揖而見太乙如雍郊禮其祠列火滿壇



旁烹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乙  
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  
屬天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北祥宜  
因此地光域至泰疇時壇以明應令大祝領秋及臘間  
祠三歲天子一郊見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作十九章  
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  
歌昏祠至明夜嘗若有神光如流星止集於祠壇天子  
自竹宮遙拜百官侍祠者百人皆肅然心動

元封元年帝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外  
登單于臺至朔方還祭黃帝冢橋山迺還甘泉類祠太

一又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婚一歲  
之中甘泉倉滿

二年作甘泉通天莖臺從公卿仙人好樓居之言也  
六月詔曰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上帝博臨不異  
下房賜朕弘休其赦天下毋自復作賜雲陽都百戶牛  
酒作芝房之歌冬十二月帝還祠太乙拜德星贊饗曰  
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  
帝敬拜泰祝之饗

五年冬帝南巡狩至於盛唐遂北至琅琊並海還幸甘  
泉



太初元年冬十一月栢梁臺災祠后土東臨勃海望祀蓬萊春還受計於甘泉

天漢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於甘泉宮

太始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享外國客令天下大酺

五日

征和二年帝行幸甘泉巫蠱起黃門蘇文亡歸甘泉宮

言狀

四年夏六月自泰山還幸甘泉

後二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遂幸安芝

二年秋七月朝諸侯於甘泉宮

宣帝神爵元年春正月帝如甘泉郊泰時

三年正月上幸行甘泉郊泰時

四年上行幸甘泉郊泰時有神雀五采集甘泉泰時殿

赦天下

五鳳元年上行幸甘泉郊泰時

甘露二年行幸甘泉郊泰時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子右

賢王銖婁溪堂入侍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匈奴呼韓邪單于稽侯

柵來朝

黃龍元年上行幸甘泉郊泰時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  
元帝即位遵舊間歲正月一幸甘泉郊泰時施恩澤惠  
事所過毋出田租

初元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賜雲陽民爵一級女  
子百戶牛酒

三年罷甘泉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

四年行幸甘泉郊泰時報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  
鰥寡高年帛所過毋出租賦

永光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赦雲陽徒賜民爵  
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高年帛行所過毋云租賦

五年行幸甘泉

建昭二年行幸甘泉郊泰時赦

成帝建始元年作長安南郊罷甘泉祠從丞相匡衡御  
史大夫張譚之奏也是日大風壞甘泉行宮折拔時中  
樹木十圍以上者百餘

永始三年冬十月庚辰皇太后詔有司復甘泉泰時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神光降集紫殿大赦天  
下賜雲陽吏民爵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

元延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待詔楊雄奏甘泉  
賦



四年行幸甘泉郊泰時

綏和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成帝崩皇太后

詔有司曰皇帝即位思順天心尊經義定郊禮天下說

熹惟未之有皇孫故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庶幾獲福

辛未得冥祐其復南北郊長安如故以順

皇帝之意

哀帝建平三年寢疾乃令太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

孝順奉承聖業靡有懈怠而久疾未瘳夙夜思惟殆繼

體之君不宜改作其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祠如故上

亦不能親至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

平帝元始五年復南北郊罷甘泉祠

雲陽 雲陽在今涇陽三原二縣之間

少昊青陽氏墓雲陽

秦始皇二十七年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

十四縣城臨河徙邊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

陽徙五萬家於雲陽復不事十歲

漢武帝大始元年徙郡國吏民豪傑於雲陽

昭帝後元二年秋七月追尊趙婕妤為皇太后起雲陵

以其地置雲陵縣

始元二年夏為太后起園廟雲陵



三年秋募民徙雲陵

四年春三月甲寅徙三輔富人於雲陵賜錢戶十萬

成帝鴻嘉二年春行幸雲陽

平帝元始五年罷雲陵以其地屬雲陽縣

三國魏司馬宣王撫慰關中罷雲陽縣以其地

置撫夷護軍

晉元康初趙王倫選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關中

復罷護軍氏羌反又立護軍

秦符堅於截藥山北安永鎮置三原護軍即姚萇官三原故縣地也

今在本縣地迤西有孟侯原

後魏大武帝太平真君七年罷護軍於永安鎮置三原

縣又別置雲陽縣曰別置則在嵯嵯山前非漢時故址俱屬北地郡

建德二年廢建忠郡置雲陽郡

周高祖有疾還至雲陽命中山公護受遺命輔嗣子冬

十月乙亥崩於雲陽宮

武帝建德二年秋七月庚申行幸雲陽宮

四年秋八月丙辰行幸雲陽宮

六年秋七月癸巳行幸雲陽宮

宣帝宣政元年夏五月癸巳帝不豫止雲陽宮丁酉還

京



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雲陽郡

唐高祖武德元年析雲陽置石門仍置三原縣於永安故城

三年以石門溫秀置泉州以治水衝城徙雲陽於南十五里

太宗貞觀元年廢泉州省溫秀更名石門曰雲

十三年春三月壬寅雲陽石燃方丈晝則如灰夜則有光投草木則焚

八年省雲陽更池陽曰雲陽

武后天授二年以雲陽涇陽醴泉三原置鼎州

大定元年嚴鼎川以雲陽縣隸京兆府

代宗永泰元年詔李光進屯雲陽

武宗會昌四年冬十一月獵於雲陽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以雲陽縣隸耀州順義軍

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以雲陽縣隸感德軍  
淳化四年以金龜等六鄉建為縣屬永興路宣和初改隸頌州建炎四年沒於金、隸京兆府路 金隸耀州  
元隸奉元路  
至政元年移縣治於三水改為三水縣  
十八年復徙今治屬鳳翔府邠州

淳化縣志雜辨

甘泉縣一隸延安府雍錄古以甘泉名宮者三秦之甘泉在渭南一也漢之甘泉在雲陽縣磨石嶺上二也隋之甘泉在鄠縣三也長安志曰唐石嶺山有甘泉十道志曰甘泉出石鼓西原漢甘泉宮在山上即秦林光宮旁也此則取石鼓甘泉以名者也隋宮在鄠縣西南二十里對甘泉谷秦之甘泉史嘗明言在渭之南秦始皇本紀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復居甘泉宮徐廣曰表云咸陽南宮也秦時咸陽跨渭南北則此宮不在渭北之咸陽而在渭南之咸陽也又本紀曰始皇諸廟及章臺



上林皆在渭南已而更命為極廟自極廟道通鄜山作甘泉前殿葉甬道自咸陽屬之則甘泉前後必近上林即鄜縣也由是觀之則秦之甘泉與隋之甘泉正同一地若秦之林光至漢猶存漢武元封二年始即磨盤嶺上秦宮之側作為之宮是為漢甘泉矣孟康注郊祀志曰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漢於秦林光旁起甘泉宮非一名也師古之說是也元封二年以前史之所記文景皆嘗臨幸甘泉而不曰甘泉有宮可幸當是秦之林光還在磨盤嶺上不燼於火而尚可用也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南帶涇渭

右隴蜀在閔政夫睢指甘泉谷為秦北面之塞即雲陽縣甘泉山也甘泉山即車盤嶺也武帝雖別創甘泉一宮而秦之林光如故也則謂甘泉宮在林光宮旁者也且武帝之為此宮也不獨以備游耽也采信方士明庭之語求以自通於仙故增之又增之如秦時如仙掌露盤及太一諸畫象盡在其上也此山高在它山南距長安已三百里而望見長安城堞其上有通天臺雲雨悉在臺下自武帝後山上宮殿臺觀略與建章相比而百宮皆有邸衾故帝以五月避暑八月乃歸也元和志曰當其登山必自東箱阪而上阪在雲陽縣西北三十



八里索紆曲折車軌終通上阪即平原宏敞樓觀相屬也其縈紆曲折故名車盤也匈奴入寇而烽火通甘泉長安兩地者以人主時往甘泉不敢主定其處故烽火兩通也

三輔黃圖甘泉苑武帝置緣山谷行至雲陽三百八十里入右扶風周迴五百四十里苑中起宮殿臺閣百餘所有仙人觀石闕觀鴉鵲觀御宿苑封堊現在長安城南又曰漢幾內千里並京兆治之內外宮館一百四十五所班固西都賦云前乘秦嶺後起九峻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秦離宮二百漢武帝往

修治之

據此則甘泉宮三輔政事所謂北至甘泉九峻南至長楊五柞連綿四百餘里通內外都城而

也言

銅人秦鑄銅為長狄之象始於秦世漢亦倣鑄而又增大三輔黃圖甘泉宮通天臺上有承露盤仙人擎玉盤以承雲表之露元鳳間自毀棟桷皆化為龍鳳隨風雨飛去此即甘泉之銅人也三輔故事曰武帝銅露盤承天露和玉屑服之欲以求仙班固西都賦曰抗仙掌以承露擢双立之金莖軼埃壙之混濁解顛氣之清英張衡西京賦曰立修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蕊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九此記此賦皆指武帝所鑄捧盤



盤承露也 魏畧曰明帝景初元年徙長安鍾  
銅人承露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由於霸城。又漢魏春  
秋曰明帝徙，盤，折，穀聞數十里，金狄或泣，曰由於  
霸城。故李賀金洞仙人辭漢歌，叙云魏明帝青龍九年  
八月詔宮官牽車西取漢武捧露盤，仙人欲立置前殿。  
宮官既折盤，仙人臨載乃潛人，狀泣下，其歌曰魏宮牽  
車指千里，東閔酸風射，聯子空月漢，月出宮門憶君清  
淚如鉛水，哀蘭送客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携盤獨  
出月荒涼，渭城已遠波聲小，辨曰魏方來徙人存而盤  
已折，則承露之具不全，魏人豈肯載之以東也。至謂

銅人就載，泣下則恠之，又恠者也。李賀所言又並此而  
加恠焉者也。賀之詩，辭曰哀蘭送客咸陽道，又曰渭城  
已遠波聲小，咸陽渭城皆在渭北，若銅人自此地徙移  
則必自甘泉來，甘泉銅盤元鳳間業已摧毀，雖其椽桷  
亦化龍鳳，則漢明之世已無銅人可徙，而况能及曹魏  
也乎？則謂携盤而出咸陽渭城者，又繆也。况魏明帝青  
龍之五年已自改為景初元年，則魏世自無青龍九年  
賀之說出於妄信，益可見矣。又况人盤力重，畏樂正在  
平地徙之尚甘泉山高險，一名車盤為其不可直度而  
須迂迴取徑，若車盤狀此之銅人，豈可全体移載也。



哉又漢武所鑄如飛廉龍馬之屬漢明帝皆常迎而取之其人力可勝者已遂致之洛都矣獨僉狄重不可前乃遂棄諸霸城而已狀則移徙銅人者廼漢之明帝而非魏之明帝也魏畧所言止是誤認漢明以為魏明世人隨而和之不足憑矣世人但見魏明叔鑄二狄故并移并霸城有而歸之魏明也若謂漢明之時已嘗補鑄則董卓先在東都凡其龍馬皆嘗取之以為錢材決不肯毀小而存大此自可以意逆也

祭天金人匈奴傳曰霍去病出隴西過焉耆千餘里得匈奴祭天金人師古曰作金人以為天神之主而祭之

即佛像是其遺法也按今世佛像不問範金捏土采繪而其像通身黃色則皆本諸鑄金也武帝既得此像遂收而祠諸甘泉以其得自休屠分地之內故係之休屠也漢志謂馮翊雲陽有休屠祭天金人者是也雲陽縣者甘泉宮地也休屠已降而為渾邪王所殺武帝嘉其向已遂并與金像而尊之既已祠諸甘泉又取休屠王列之典祀而名之以為路徑神也見祀郊志日磾者休屠太子也武帝以其文故而寵養之賜姓曰金則又本之金像也已而日磾之母死帝畫其像於甘泉而題之曰休屠王閼氏也夫惟寶其像祠其父姓其子繪其母



直皆以其來降而尊異之也自此以外史無他聞也班固漢人也其著其寔首尾如此之詳至曹魏時孟康注釋漢志始曰匈奴祭天處在雲陽縣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其像於休屠古地而又為去病所護也自此說既出而晉史隋史亦皆據信入之正史予以世次先後攷之未敢遂以為狀也

右休屠金人及徑路神祠之辨

杜佑曰冒頓以秦二世元年自立擊走月氏則是秦二世以前月氏之地未為匈奴所有休屠未得主典其地安能徙像以真而不為月氏所卻也則謂避秦而徙休

屠右地者理之必不可者也則孟康之語顯為無據不待多求矣若夫金像之所自來則於是有攷而非避秦以徙之謂也張騫傳曰月氏者燉煌祁連間一小國也燉煌沙州也祁連天山也今皆月氏地也沙州天山之間有城焉名為招武招武者即佛之號釋迦棄其家而從佛之地也月氏既為匈奴所破則遂散竄於葱嶺之西為十餘國凡寇昭武為姓者皆塞種也塞則釋教之訛者也此地與崇釋教而月氏國焉故金像遠在其地而為去病所得也用何說以為主執而云自秦地而徙之月氏也



右辨甘泉非匈奴祭天之處秦未嘗奪其地其金人乃自休屠右地移徙來者非自甘泉而徙去也

揚雄甘泉賦西翠玉木之青葱分璧馬屏之璘璠左思譏之曰果木生非其壤於義虛而無證也李善引漢武故事則曰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珊瑚為枝

玉為葉若如所言則是木也盖用珊瑚碧玉裝飾為之其謂翠而青葱皆狀碧玉之色而已非真有是本根著其地也至黃圖則又有異矣曰甘泉谷北岸有槐今為王木根幹盤峙三二百年木也十道志所記亦同楊震閔輔古語云耆老相傳咸以此木即揚雄之謂玉木青

葱者也詳此二說又直謂木本槐也而名之以為玉木焉耳予即本賦上下文求之則雄指殆可類推也曰璧馬屏之璘璠則非有真馬真屏也直以璧玉刻為其形焉耳世固無璧馬璧屏也又曰金人屹以承虛者虛鍾也則比木虛加珍矣故誇之以見其盛也於是合三者言之則玉也璧也金也寔非土毛而皆假物為之則漢武故事所著大為可據也若指其木以為槐亦自一時所見狀槐葉望秋先零不貫四時其碧不長恐非雄之所誇也

鑄鼎荆山即嵯峨山其山陽為鼎州其南為湖縣其西



為治谷皆黃帝鑄鼎之證帝王世紀也黃帝鑄鼎於荆  
山鼎成崩於荆山之陽長安志載嵯峨山事曰黃帝鑄  
鼎此山今河南閩鄉有鼎湖驛亦傳為黃帝崩處狀荆  
山既有鼎州湖縣治谷及仙里仙發諸村則鼎成仙去  
之跡甚明而閩鄉無他佐証况橋院谷此地近當以世  
紀為是又史載黃帝鑄鼎於荆山今山陽有鼎州則此  
山為黃帝鑄鼎所在帝時名荆山也按禹貢導岍及岐  
至於荆山今岐山東惟峨山為大禹紀事乃畧其大而  
詳其細不記其山而叙其麓有是理乎人按宋敏求雲  
陽志曰嵯峨一名嵯嶺山又名慈峨山四夷郡縣圖記

曰山頂有雲氣即雨人以為候昔黃帝鑄鼎於此山觀  
此則此為荆山其証甚明諸儒以富平為荆山者信誤  
矣又按仙去之說犹言賓天云耳由秦皇漢武好仙方  
士欲售其術故以黃帝為乘龍上天此妄誕無稽語也  
後又不察以為寔事殊不知天一日而旋一周朝在九  
霄之上則夕在九泉之下其運轉之疾無可比方人坐  
車輪而運於地者頃刻暈眩乃運於天之上其能生耶  
右升仙之辨

梨園在光化門北光化門者禁苑南面西頭第一門在  
芳林景曜門之西也中宗令學士自芳林門入集於梨



園分明拔河則梨園在太極宮西禁苑之內矣開元二年置教坊於蓬萊宮上自教法曲謂之梨園弟子至天寶中即東宮置宜春苑命宮女數有人為梨園弟子即是梨園者按樂之地而預數者名為弟子耳凡蓬萊宮宜春院皆不在梨園之內也上素曉音律時有李龜年賀懷智皆能以伎聞安祿山獻白玉簫管數百事皆陳於梨園自是音聲絕不類人間此之玉簫管數百事皆陳於梨園所陳者乃始正在梨園也長安志又曰文宗幸北軍國幸梨園又今太常鄉王涯取開元雅樂選樂童按之名曰雲韶樂成獻諸梨園亭帝按之會

昌殿之此之會昌殿也者即在梨園中矣

右梨園弟子之辨

岐陽石鼓元和志曰石鼓文在鳳翔府天興縣南二十

里周太王之都秦雍縣漢右扶風天興縣石形如鼓其數盈十蓋記周宣

王田獵之事即史籍之迹也今武帝祠有石鼓文多剝

落其可辨者惟魏文帝太和六年乃宋順帝昇明元年也有艾經

艾程邑士大夫敬謁政和六年尹天覺張光李法石產政

种浩率胡臨宰王仲武薄張仲恭尉步于厚寄居劉直

道緣仲秋檢踏屯田恭謁武帝廟時孝昌乙卯乃梁武帝大同

元年十月三日幸字樣按此皆南渡以後登臨姓名其



所謂石鼓西原者蓋以形言而非岐陽之石鼓也

右石鼓西原之辨

蔡邕獨斷曰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小駕有法駕大駕祠天子甘泉備之百官有其儀注名曰甘泉鹵簿中興以來希用之案邕此記則惟郊天甘泉乃是大駕大駕行則公卿皆從若用法駕已下則公卿不從矣若夫漢昭儀之謂法從者慮鹵簿中有從官焉人或非之故立為之名而曰法從也言天子在行則其宮妃皆當以法得從也楊雄見之果設却妃之諷則其預立此名蓋以自文本非公卿扈行正語也

右昭儀法從之辨

郡國利病書 卷六十一 五



郡國利病書卷六十一

慶陽府

安化縣

驛馬関在城西南九十里周一百四十步内置巡司

槐安鎮在城北一百五十里道路寬平最為要害宋范

仲淹置鎮於此增築周圍六里城門樓櫓悉具又多設

倉廩直道通定邊花馬池諸處又相為應援足以控禦

外夷藩籬中夏矣

五交鎮在城東北一百一十里北至寧夏界五十里

馬鎧寨在府北七十里

郡國利病書 卷六十一 陝西



橫山寨在府北一百里

綏遠寨在府北一百里

懷安寨在府東二百里東接延安府界

金湯寨在府東二百里

白豹寨在府北三百里

寡阜寨在府北三百里

大援寨在府北三百里

柔遠寨見上宋范仲淹所築周二里今廢

槐安東谷砦在府東北一百七十里道通安寨川范仲

淹置

槐安西谷砦在府西北一百八十里道通環川宋范

仲淹築

永和砦在府西北一百里西控大現川宋范仲淹築

美泥砦在府西南一百里宋范仲淹築

智泥砦在府西南一百里宋范仲淹築

荔原砦在府東北一百里宋蔡挺築

天固砦在府西南八十里地即彭原縣廢

通遠砦在府

里宋築

定邊城見上

董志堡在南一百二十里

赤城堡在府南七十里

溫泉堡在府南八十里

秦壩堡在府南一百一十里並嘉靖中築

合水縣

鳳川鎮在縣東北五十里宋范仲淹置控子午嶺入西

夏界東接本府一百五十里

華池鎮在縣東一百里

平成鎮在縣東北一百八十里宋范仲淹置西接本府

一百六十里

白牛寨在縣東三十里

環縣

清平關在縣東二十里

蕭關在縣西北二里即靈武地

石昌鎮在縣西三十里道通馬嶺威州一帶宋范仲淹

築

馬嶺鎮在縣南一百二十里

安化寨在縣東三十里

安寨堡在縣西四十里宋范仲淹築

平遠寨在縣東三十里東控大現川宋范仲淹築

團堡砦在縣北一百五十里宋范仲淹築



徐家窑砦在縣北一百三十里  
木鉢城見上

寧州

復橋砦在州東五里

早社鎮在州南三十里

新庄鎮在州西三十里

焦村鎮在州西五十里

南義升鎮在州北三十里

鳳凰堡在州北五十里嘉靖中築

真寧縣

橋上寨在縣東三十里

安興堡在縣東南十五里

湫頭堡在縣東南五十里

委家堡在縣東七十里

解家堡在縣東北四十里

山河堡在縣東北六十里

西峪堡在縣北二十里

高石堡在縣西北二十五里

平涼府

山海經西去華七百里曰高山是時洪水未溢高下低  
平道直而徑禹治洪水之疏土崩山川瓜分升高歷險  
澗坂懸絕道阻且紆今乃千里矣禹書曰涇屬渭汭平  
涼之水涇汭為大分水之源寔維高山高山東南為水  
隴西北為蕭關大原岡嶺聯絡不絕咸源華亭白砦涇  
出湫頭東北西南并頭放之平涼越涇而邠汭來涇之  
踰鴻口涇陽三源以涇渭而入黃河汭源湫頭東南密  
迤於涇東匯華亭西匯崇信諸水北過涇州之西以入  
涇山多石沙水皆清鄰華亭南境遠門川諸水乃東匯



赤城良原靈臺遠溪諸水北至亭口以入涇鎮源滙慶陽南陽之水過涇州之北以入涇山多黃壤水皆濁流以衆水滙萃淵平可守舟詩曰泮彼涇舟是也自茲以上溪漲峻駛奔流可方楫也咸疏為磨磴以治麵造紙灌溉田園亦患衝決利害相兼矣咸出高山之陽高山西南隆德靜寧是謂山後之水乃由鞏昌之清水縣以入渭高山西北鎮源之陰固原諸水滙為東西海子北為里水東北以入黃河寨不任灌溉淺不勝舟楫頗為磨磴絕足汲牧其微矣咸出高山之陰平涼城東北之水皆入於涇，出府城西南七十里筭

頭山下今日箕裘嶽散之轉也嶽山頂也地為華亭白岩里百泉之訛也前即湫頭山朝那湫在其巔其下為洎合華亭崇信三水過涇州西回中而東入涇皆可引而為渠輪而為磨以治穀香及紙分溉田園民所利也百泉中涇東過空同至龍尾山之陽則六盤牛營迤東北山諸水滙焉而涇流始大東去府城西北一里而運陰疏為中內外三渠陽亦一渠東西二十里為磨以百數咸估五七百金分流溉園咸畝直十金以上咸至三十金少者畝三五金池塘臺榭花卉竹木相望而楊柳尤多皆諸宗豪貴產也世卉以石榴山茶牡丹芍藥



菊為最麓以金銀玳瑁為上竹以鳳尾為貴他殆難枝舉也嘉靖庚戌以來水旱不均旱則爭決涇涯以增築而草或閉潦水大至涇乃棄故道而大決諸渠漂毀園池臺榭植物城北盛現蕩為砂礫唯東方尚存其半西北所餘無幾也今方講求道閉之術法當以城西為大堤以捍涇而曲置水門以通渠不可緩也北門之闔溫泉出焉即古柳湖為韓之園樓觀陂塘魚柳荷蒲甚盛作王城砂堤以護其北涇不能侵此其證也泉東流過陶將軍萬竹園余北郭之居溉地三里而溉東郭新街廂之中橋曰太平水曰水谷即後谷也谷高數丈郡南

諸泉匯為澗及步源遠三十里入於涇東西溉園各里許而山水暴漲嘉靖六年六月遂漂破泉郭室廬瀆居民以萬數沸散如雷有漂至西安尚生者分守叅議閔人陳君毓賢始築夫河城令隨環壤輒築又東北二里曰岨谷東南山泉所匯澗及步源遠八里溉視浚谷而暴水頗減亦築夾城北入於涇自此而東則南北山谷之水咸入涇而民以利汲灌多資水以居暴雨至漂溺亦多矣

歷考諸州縣志父老所傳與余所見徭租通負立法之弊有十三而賦盜不與焉國初以江南賦數多失寔



誅戶部侍郎郭桓等而秋糧事發之民皆充軍天下震  
惧西人盾朴自占率數十石糧有官者或至百石初諸  
將失利定西元將王保大掠而去西北州縣空虛民  
單丁為戶無妻為丁名曰好漢糧有司得免咎是時法  
簡吏清民唯辨正徭糧而已徭無私役糧以地所出大  
小參穀豆斗斛平槩一夫一婦牛二具墾間田二頃荒  
肥暢茂風雨時調可獲三百石以十之一納官三十石  
而至足矣輸倉即受固無亩難索取折銀也故徭賦易  
足民支益於官里長總以牛車運之牛車通行每歲不  
過銀三分而一家之食益足矣又不益而食也故公私

利狀單丁無妻者一世而絕每十戶有一二戶為而八  
九已代輸不支矣立法之弊一也自古糧雖多荒地山  
林亦廣固將以予民使生息開墾也子孫多而開墾薄  
者地必大子孫寡者尚不能守其原業田畝日削不均  
之弊二也不均必訟爭訟爭必買求將安取則故田園  
折而輸宗室豪強軍校矣侵陵之弊三也健訟者勝不  
訟者負良善蒙辜奸滑肆志風俗之壞四也又增鹽苑  
衛所旗校官吏諸人十倍州縣盡奪民地無定分而  
宗室豪強軍校益乘勢侵漁遊民商賈盜賊附勢射利  
富強兼并官法莫之能禦而里甲日益侵削不存十之



二三夫以十存二三之民與業而代輸十失七八之糧  
與徭勢必流亡大弊五也 高皇時駙馬都尉歐陽倫  
毆遞運載私茶蘭州夫使以聞而誅倫及附奉諸官吏  
而賞大便是時驛遞非奉 符驗道定數孰敢冒濫故  
驛遞清樂而里甲不擾今官之百費倚民取辦而吏胥  
因緣為奸民一當里甲充驛遞焚室廬毆妻子而奔亡  
矣甚乃殺其襁負有死之志無生之樂盜賊羣起法不  
勝奸夷狄乘之四隅交難廣設戎險增募軍旅而民病  
愈甚矣此其大弊六也三歲考績三考黜陟弘治以前  
未之有改狀典憲簡嚴都御史御史夙裁彰灼故吏久

而民不煩也是二察院者如網有綱一舉而因張如桶  
有箍一固而無漏今則漏網吞舟計日牟利送往迎來  
取辦頃刻乞貸陪償生理滅矣大弊七也官既知其弊  
宜大有以捄之乃以官吏犯法之物例歸於公官之迎  
送既不能免其一而輸公復加為二民力且盡公私無  
得大弊八也民少官多徭必增又重以土兵提編徭大  
增而民丁少日增日盛其弊九也糧改征銀糶禾數倍  
輸銀加耗又將倍之承平久墾地利瘠薄所收不給官  
糧何以自給其弊十也力差准銀大寡一人終歲坐食  
以役非十金不能而館庫諸役又將資公費終歲至百



金以上其弊十一也今徭役之目曰貢物蓋無幾矣澤至渥矣曰曆銀曰科貢費皆禮也曰門曰皂給使也曰庫曰斗守財也曰弓兵曰民壯曰机兵捕禦也曰土軍征役也曰舖司兵巡遮也曰驢夫曰馬夫曰牛夫俱餽公命也皆官所需而不可缺一焉者曰里甲老人非徭也之所以董治教者今舍隸勿役而役民壯机兵非制也其又以里甲充隸以市民充隸原設衛所大則征討小乃捕禦無衛所者乃設弓<sup>兵</sup>無巡檢者乃簽兵壯今平涼衛所四布餘軍不以捕禦而為衛官私役巡檢司以十數而弓兵咸納月佑不以捕盜不應公役而

加以兵壯重以土軍額設之軍食民租衣民徭隱沒勿究而民之代軍役者四焉其弊十二也曰民校廟事新封郡王也曰養牲戶曰樂舞生曰齋郎奉王祭也又曰陵戶墳借稱陵而私役民殆無法矣群牧所弗養牲軍校之餘弗克樂舞齋郎給新封之校厨皆非也民校取一<sup>三</sup>人焉足矣或戶取之戶畏病輒行路祈免或舉州縣取之官慮其弊乃議解銀十二兩折以免役也既又役校而解銀其絕而弗嗣者官弗檢收而新封者又輒簽民病極矣夫非理役民弗畏忌也而又索其進退交際之貨民是以重病其弊十三也



平涼縣為里二十三為戶二千五百三十規方凡百五十里地非不廣民非不足顧今哀微不能自存何哉蓋嘗深思其故矣天造之始大亂甫定南山涇濱咸森莽斥鹵之地以待開墾未几而建苑馬監收焉固奪諸民未墾之田也計畝過府賦城數等又有平涼衛之屯焉復取民未墾之田十一百年後又建固原衛繼又增置苑監惟意之所取凡民田之絕勿業者奪以予之而宗室男女封者盈千生各有業歿各建塋域僮僕守衛悉取諸至近而足又不啻十之五而民始大困賦始大加近府之縣平涼華亭尤甚而公私廣竭矣兩寺監院

長史合屬之官吏隸與門庫督府戎師三衛所之官長吏從又盈千為利皆增賦於田徭皆增取於民曰疲而徭日倍地益削而賦日加以百五十里之地而達宮貴焉乃一人耕而食數之如之何其責有司以取盈也坐食猶未已也人為之里甲驛遞以送往迎來取辦我頃而動用百十金民是以不堪其求而惟祈流亡之速矣物極則變則通則久省冗食節浮費以通變宜民此仁聖之事廣大之業也謹書此以俟

凡設重臣貴便宜利民去害故取民之財必揆義定制不可權宜也諸凡科索生於兵興出自上命或弗得



已猶之可也若平涼食鹽鈔銀其始也因官有鹽以市  
民彼籍計口取其直而里長公具牛車輸之里中仍計  
口給鹽是官受銀而民資食也上下相資非牟利也上  
自王府下及官吏貧民皆有食鹽無復買鹽於商者矣  
而官復召商種鹽商將何所賣之緣弘治以後雖計口  
收鈔銀唯王有及達官吏鹽而府司吏民皆莫或運支  
第市商鹽而食故民虛納銀於官復市鹽於商官收倍  
利民獲二害其鈔銀乃以給宗室折俸今百官折俸例  
皆虛民未有寔支而宗室復得鈔銀以折俸往者知其  
弊亦莫肯寔輸鈔銀而宗室折俸亦不異其必得也姑

以其文符市諸奸軌得佑五之一焉所獲亦甚微佑符  
有必賕有司嚴徵於民與奸軌之徒各分其二焉重因  
黎民而利斯人余不知其何說也昔撫山西凡覈宗室  
請折鈔之文必命之以助補正祿蓋謂此也以法言之  
商鹽既大行于民則官不當取鹽鈔銀百官折俸既虛  
則宗室勢不當獨給况本身正祿尚缺乃以給奸軌為  
賕之窠尤所不可因以補助正祿禮也大要計臣不肯  
正法守而出納倚辦吏胥此民之所以日困也奸有能  
賕求而君子耻之此君子之道所以日消而四維掃地  
矣嗚呼痛哉



平涼九里之城三里之郭王而國者一焉其獲衛一凡  
四所亡虜四千戶而儀衛典仗千百羣牧一千敬依自  
占相埒不啻萬人焉王而郡者二十有典代戶各百  
者四又有奉祀安王墳五百七十戶近雖改屬平涼  
衛而尚未聽命使有戶五十有二其餘亦不減三十戶  
而私人不與焉蓋又不啻萬也將軍以下至鄉居殆千  
矣役多者數百人少者以十數又不啻萬焉城郭不啻  
盈矣而兩寺平涼衛官兵之居亦三分之一縣之所存  
蓋無幾何民不及百廛又多僦屋而居山川居民之盛  
哀亦如之嗚呼產金之山靡植而莫探珠之淵不栖魚

鱉茂林之蔭罔生厥植艷冶之婦弗育子姓此盛彼哀  
理勢狀也城郭繁而民賦寡紉綺衆而閭里耗私家強  
而官政哀有由狀矣狀則將柰何曰世祿之家禁漁利  
故北之賦定蠲制品式之具貴詳明里甲之哀宜合併  
官府之簡必忠賢庶幾扶哀拯弊有其漸焉舍是則非  
所敢知也

置郵傳命振古有之周禮詳矣而周語單襄公知陳之  
亡以其廢賓餽之禮漢法得乘傳者唯奏事將兵徵賢  
而已它無與焉本朝因之飛騎以駟運載以遞民田  
出租身出徭桑出調貨出課亦已周矣以田租之夥者



分上中下而為驛是重納租也而又以租之夥者分上中下而為驛鳥是重困大戶也法當乘傳者不獨濟行而已而狡者因之求富司駟遞者不獨事上傳命而已亦各求富百需皆至取辦頃刻公使既腴腆鮮或復索餽賄中使武夫權要騎馱動以百數復數過關至百十金回番貢夷直貨年利亦至百十餘費旬月大戶百年之家不足此曹一飯之費而縉紳行役賓客親故之往來無不由之狡者或假為官故及州縣小吏或賂求偽造公符唯其所欲莫不破家兵部雖嚴加例禁而風聲流被閭閻下民莫敢誰何又重為召募司駟遞者取見

面錢而於大戶得十餘金烏應募者又得十餘金烏奸人把持其中立舊帳還庫給捕之名而大戶百金之產入役即竭矣故一聞此役不逃即死而公務百役亦俱廢矣乘傳者困於難行遂捕市人以充之而城郭市廛晝閉矣嗚呼噫嘻仁人君子寧不思所以拯之乎

陝西行太僕寺之職司陝西都司所統西安等四十八衛所清水等七十四營堡騎兵之馬政以 敕命制馭官吏軍士以會計其瘠死而糾治之歲終則以其數獻於朝視其屯之荒者縮其直軍之羸者哀其財以益市騎兵之馬為價年額九千二百八十六兩五錢九分庫



貯之以待市馬而時給之

苑馬寺之職主二監七苑牧馬之政事凡蓄馬市馬之  
牧養度其地宜均其事力而給飼之以時其水草字育  
而稽其數以歲終獻之 朝物故者收其皮筋角之直  
勿字者孳其祖所直之入以益市馬而懸衡其價季會  
其要而歲考其成以罰其不登者宜需馬則以其馬之  
勿字者予之予馬之良駑必視其軍騎射之良否而高  
下俵之則無爭而馬政平其畜馬之久近亦視其地之  
肥瘠而閔寔之凡俵馬亦度其牧之能否而羸縮之則  
牧不病

天有天駟天子有牧僕之職自軒轅以來墳典經史不  
絕書逮同始詳穆王征犬戎責以不享在今平涼之域  
而八駿皆是物也孝王命秦非子養馬汧渭大蕃息宣  
五中興叱物閑則北伐獫狁南平荆蛮大苑鄭國皆以  
車馬之盛為言秦烏羸谷量牛馬即烏氏人而漢文景  
時阡陌成群六郡良家馳射是利馬援之邊郡田牧數  
年得畜產數萬人養馬亦於涇渭近及同華置八坊其  
地止千二百三十頃樹苜蓿苕麥今雁用牧奚三千官  
寮無幾衣食皮毛是資不取諸官蓋合牧而散畜之牧  
專其事不襍以耕而太僕張萬歲王毛仲官職雖尊身



本帝國生長北方貫歷牧事躬馳撫閱無點集追呼之擾科索之煩順天因地馬蓄滋殖萬歲至七十萬六千毛仲至六十萬五千六百有奇色別為群號祿雲錦地不容增置河西史贊其盛圖傳至今夫豈有他術也哉法簡而專誠而不二故也玄宗既以嫌誅毛仲後遂以付安祿山祿山統北方三道又使兼掌京西牧馬地既隔越而職守難專重以白胡叛逆覆用蹂踐唐室其餘存者猶足以資肅宗之中興憲宗命張茂宗監牧茂宗不能遠略乃籍沂隴民田人爭言其不便牧事遂廢唐亦喪亂由此言之牧事得失馬政盛衰益昭然矣

自宋以來馬藏民間涇源為邊重鎮日不暇給狀頗質番馬以給戰士金元悉從民牧兵與隨宜取用官以無事皇朝遠稽周唐大振馬政自大將軍得李思齊李茂之騎維破王保、虜馬駝襍畜數十萬御史大夫丁王源公藍玉四征西番部族悉服乃製金牌合符番人以馬充差

朝廷以茶為賚體統正而名義嚴馬日蕃庶始置苑馬寺聯以監苑廵以御史日久法弛弘治末年命都御史楊公一清董治之云振肅紀綱增屬蒐括墾田益市民馬一時觀矣狀三年二計利深矣數年之



後所利不補所費何哉豈

收擾法煩弊生縉紳

人錦難禦邊患之風

與騶從點集追呼非孕字

重累之所能堪乎且牧地十七萬七千餘頃養馬一萬四千餘匹牧軍有三千二百餘人田重牧輕皮肉收銀三兩有奇公用銀三千餘兩責之三千三百餘人物輕輸重每歲各入賀督監叅謁不絕遷代歲月繁徒南北習俗異宜道路往來勞費數人之不支如此州縣南地不踰二萬頃為糧站徭二十餘萬輕重之相懸如彼嘉靖三十七年平涼通判嘉定陳應祥舉藉平固以北皆為牧地民村落室庠皆廢為牧代之養馬償駒遂

辨二稅按制先定州縣田稅後以隙地為牧本自相間安得齊一應祥務虛各而民重被病牧既少獲種馬日削責民市馬吏緣為奸民不堪命矣世之君子其思有以善後哉今粗舉其大端矣

馬於兵政為最大故古以司馬名官重兵而優與馬則兵得以欺謾抵易而馬愈不振官重馬而罰過深則兵困而馬日耗大要稽馬之寔在將領而不在僕牧之官使馬勿耗在調發之簡便牧之以時而不在于法令之具備也官不得人則法愈嚴而弊益滋不可不以情察也



固原北四百里有大小二鹽池畦水日暴成粒無事爨煮所謂青鹽八葉者也原設批驗所二一在固原州一在慶陽府北紅德堡主驗放鹽引巡撫都御史張公敷華以固原經過鹽車於靜涇二州立廠市收課以備賑濟弘治十四年總制秦公絃移廠市固原固原兵備主其課引銀移批驗所於慶陽慶陽兵備主其割引銀以備邊用固原立五鹽廠置老人斗行每廠五百引以序市鑄銅板印票兵備道給老人送州鈐印以定鹽數商名方許市賣每車收門鹽一斗五升石收票銀五厘州庫收備軍需批驗所引收卧引銀一錢州庫收備買

馬而斗行又納州公用銀十八兩嘉靖二十八年知州倪雲鴻又增斗底牙銀一錢五分計一廠五百引共該銀七十五兩咸備公用以甦里中之困狀斗行過取斗底而豪滑為斗行倍收私放官少利而商與里甲交相病良有司尚有以馭之哉

總兵官洪武初即有此號蓋大將元帥職也於兵無所不統給將軍印以便征伐陝西唯為鎮守不給印即初以侯伯都督為之逮總兵出鎮猥多侯伯少習邊事而武臣以勲閥致位都督者蓋鮮乃往以積勞推荐指揮假以署都督僉事之號而充總兵故人微位重鮮勝



任者而縉紳視之益難矣

國初塞寧夏東勝屬之大同守在河外而河套為內地無事設兵地雖空虛而邊民降虜耕牧魚鹽衍沃孳息自食其利官不病民軍不煩餉公私俱利成化以來始棄東勝虜乘虛入寇勢必增兵固原以北民悉為兵糧費增多官弗克供中套為塞盛境棄饒田野狹隘軍民爭訟毋獲莫居公私交病議者以四夷之守在九邊而固原延綏最入衛所恃重以督府建閫其兵為尤重烏虜既侵犯弗時調遣無節疲於奔命馬易損斃而兵絕生息理勢然也節縮財用以補驍騰之騎計遠近

利害以息奔馳之弊杜將帥侵漁以強折衝之兵君子蓋日望之嗚呼豈易遽以言哉

官軍嘗牧馬東西海韃靼為寇先據水泉劉文趙瑛之殲虜於黑水蓋以兩海牧馬誘之深入而北度水泉迎擊其渴劉公天和遂鉄柱泉置城以便轉益利廣而寇患稀苑牧軍聞牧有東西海之名遂訴諸茶馬御史下通判陳應祥檢治應祥希御史意盡以予苑軍司兵者勿敢諍自是戰馬無所牧而坐食官芻枯乏不給困斃日甚矣蓋車起花馬池至固原五六百里道遠之絕虜易要掠故城韋州下馬關以頓合轉輸寇至有備益



饒美而佑廉公私咸利貪吏乃反設法禁諸城置頓使直至固原以困之又河東鹽自黃河南徙重以地震水洩鮮池地日高而河湛卑水多硝苦而罕鹹甘民勿堪食則責益有美利而閔輔病之益蓋宇宙洪河至此一變通變宜民非上智達道者其孰能識之

華亭縣

禹貢汭水之源周白盧國後為戎那屬義渠秦滅之置朝那縣屬北地郡其南屬隗西郡隋大業初改朝那曰華亭唐置屬隗州貞觀中置儀州尋廢後唐同光中復儀州宋初因之附郭華亭領安化百泉咸平中復割鳳翔之崇信赤城隸之徽宗時省州為華亭縣與安化崇信屬渭州金立渭州為平涼府改安化為化平凡併化平八華亭先是疆宇廣濶後割蕭關北三十里為羣牧所縣西六十里為韓府敬依田東三十里為武安監而地侵狹今仍併故韓府地入華亭



都盧城在縣西北境今都盧山下有故址書牧誓微盧彭濮傳曰盧彭在西北

安化城在化平里宋建縣金改化平今為鎮

朝那湫在縣西北五十里湫頭山、最高池廣五畝淳

泓莫測秦惠文王將伐楚投詛文於此

泗水源一出縣西北馬峽口諸泉為北源一出縣西南

仙姑山諸泉為南源逾縣三里合而東

古百泉在縣西北算頭山、與空同連屬即湫頭山陰

山下有泉百餘流為湮是曰湮水之源詩云逝彼百泉

今距縣五十里有百泉縣故址

彈箏峽在縣西北瓦亭東二十里峽奇險水激激宕如

彈箏唐宋為戍守要地旁有佛寺俗稱金佛峽

古瓦亭在縣西北一百八十里後漢隗囂遣牛邯軍瓦

亭唐肅宗幸靈武馬于瓦亭宋吳玠與金人戰於瓦亭

大破之今置驛仍設守備一負統兵駐防

古蕭關在縣西北接界二百里漢文帝時匈奴入蕭關

即此東接鎮原北通固鎮今曰牛營山

古高山在縣西北境即六盤山山海經數歷之又山西百五

十里曰高山其上多銀其下多青碧雄黃晉大興三年

山崩中出數千斤雄黃其山多瑗其草多竹湮水出焉而東流注



于濱其中多磬石奇碧

縣西北有香爐峽松子峽暨朝那湫之下流匯於馬峽口循華尖山經縣城北而東曰北河縣西南之水源於齊山循山姑山經縣城南而東曰南河皆匯於東峽口是曰汭又西北大會坡諸水曰新店川柴坻川東出東峽之東西南十八盤諸泉曰木賊溝延官溝水磨川武村川東至斷萬山之麓皆匯於汭水又南則屯頭三鄉二川東經崇信之亦城靈臺之良源而東入於涇又南則海龍諸泉循東南而下入於汭又大會坡西北十里曰百泉流曰白岩川暨西北聖女川化平川龍

家峽川皆匯於空同之前峽又西北曰馬支山前後暖水川鮑家川皆出沙棠川匯於空同之後峽又西北曰卧陽川葵家川瓦亭川俱在金佛峽循府川而東至於龍守寺之東麓與空同前後峽之水合是曰涇諸水皆東流惟蕭關幹目朶之水北流不至與汭通循固原而北入於河 馬鋪嶺關地界平涼 金佛峽關 三鄉關地在崇信隴川之交並華亭而三 以上三關舊各設巡檢一員今革

武令文汭源辨曰後世稱汭水者似誤二十載茲疑止緣朱子註詩汭水出吳山西北蔡氏註禹貢出弦蒲藪



之西北遂不復詳察其地而以隴州汧源縣為汧水之源今考隴州諸水皆由汧入渭不與涇通此不待辨而知其與汧無涉也惟吳山弦蒲藪二說先儒抑豈無據而妄稱之考古志華亭有隴山有汧水紀載甚確則汧水出華亭固無疑矣吳山即隴山華亭與隴州山連壤接境內諸山皆屬隴又曰小隴山且唐宋之際縣舊屬隴尚未入平涼也則朱子所稱吳山西北安知不在華亭境內而必執隴以問汧耶載考弦蒲藪在今隴州蒲峪是汧隴之西藪也而其西北即為華亭西山是蔡氏之說亦非刺謬後人不深考西北之義誤以汧水為汧

則泥古所致不審於禹貢涇屬渭汧反公劉芮鞠之什果何所解也是不可不辨

武全文涇源辨曰按地志涇水出原州百泉縣筭頭山山海經則曰數歷山之西百五百十里曰高山涇水出焉考高山在平涼郡內水由瓦亭川而東筭頭山在平涼郡西南下有百泉流為涇皆滙於郡城之西數里如以地志為據則百泉為源高山為主以山海經為據則百泉為支高山為源兩說並存則涇水南北有二源與汧同矣揆二水之形百泉諸水火倍於尼亭川水涇小水入大水以大納小不以小納大則涇源當在筭頭以



地里計之高山距平涼一百二十里地頗遠筭頭距平涼四十里地較近且尾亭居空同之西北筭頭出高山之東南似又不當以遠者為支近者為源下者為源上者為支者無已則隨山而度其勢循流而考其源百泉之水由空同而東下山環水湧其勢澎湃於勢為最順高山之水西出瓦亭川地遠流細北亂于經勢則少逆矣然則山海經稱涇水出高山何以故曰高山支接終南原本太華雄峙隴山西北筭頭密迩高山視之如泰山培樓狀故志山者舍卑而從高猶志水者舍小而從大統筭頭於高山而涇水同之朱子註汭源曰吳山

義固與高山同也

涇川庠川王寧窮汭記

汭水紀於禹貢廣韻汭音儒記文汭從水从内訓曰兩水合流之謂也又曰小水大水之名盾其寔雍豫二州有專名之者有通名之者專名者以義也通名者以類也以類通名如會於渭汭東過洛汭是也蓋渭自鳥鼠而東逝涇出筭頭而北來二水至高陵而匯於河經龍門東注豫州洛由熊耳東北入河既皆小水入大水且兩流合為一以故不曰涇渭而曰渭汭不曰河洛而



曰洛汭由是推之則凡諸州之水類於是者皆不拘於定名而得通稱為汭也以義專名者涇屬渭汭是也汭在華亭城東三里乃兩水合流而其北源西出小隴山之馬峽俗呼北河南源西出隴山之仙姑峪俗呼南河北河環朝那山前蓋山有古朝那王廟其西北有湫東去縣東三里而別稱為兩山南源環王母山之巔有古王母宮東去四里別稱為儀山俗呼為回頭山儀州寔以是名也儀兩山南北對峙豁門如門故兩水合而東流名之曰汭也又二水交流而下亦專名為汭也汭匯為深潭名合水之北岸一臺高廣平夷荆榛瓦礫錯雜相傳禹王廟也北陟兩山之巔遙見東南隱々峯巒侵入太虛隴州吳山也沿汭峽石三十里皆斷崖推壁神禹疏鑿之跡也峽行十五里南壩有女神之廟扁曰抵汭元君土人呼底茹娘汭讀為茹儒同音廟東十五里至石堡汭北受柴邱水源出朝那湫山之陽而陰即為涇水又東五里至安口峴牛心山南受武村水汭主是益大北有斷萬山白馬鋪嶺柴邱而東南有五馬山白石櫃寺武邨而至兩壁側立巉岩百仞東汭於中雪浪湍激經行五里為屯城唐李元亮屯兵扼吐蕃者也屯聚為崇信川汭水益大深不可涉湍不

東汭於中雪浪湍激經行五里為屯城唐李元亮屯兵扼吐蕃者也屯聚為崇信川汭水益大深不可涉湍不



可亂行旅皆祖而濟又東三十里北過崇信縣城崇信川又曰汭水遠北又東七十里東過涇州過回山乃屬於涇弘治戊午督學憲副虎谷王公按涇川試諸生竣乃涉水登王母宮寧從行王公東眺曰北流而濁者何乎寧對曰涇也南流而清者何水乎寧對曰汭也公曰是禹貢雍州屬涇之汭乎周職方其川涇汭乎昔公劉有汭鞠之即吾過豳西行三十里涉一大河北入涇是何名乎寧曰靈臺之達溪也公曰朱子註汭鞠之即曰豳地日廣也試且廣求之斯地有泉乎寧曰去華亭西北三十五里山朝那湫陰有泉百餘為涇源乃百泉

也有溥原乎寧曰亭口靈臺之西汧陽隴州之北華亭龍門之東有廣原廣尉遲敬德破突厥郭子儀破吐蕃之西原也李元諒開美田千頃號曰良原今為溥潤原公曰此與吳山南北乎寧曰正相南北公曰必茲西去百里外有兩水合流者始可謂之汭矣若其窮之乎寧計華亭至涇程一百三十五里果符公言還白之公曰朱子註詩言汭水出吳山西北者以名山而志名水窮源汭流也今遂謂出隴州東入於涇今隴水乃汧入渭去涇遠矣且將置溥原於何地乎按寧之論汭謂小水入大水是矣狀達溪雖經流靈臺源出武村西南遠門

卷之十一  
川諸水合良原靈臺諸溪以入涇皆汭也

卷終



